

思想与精神

第四卷



2023-5-13

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

提季提格勒市

目录

[序言 3](#_Toc134904752)

[扭动的精神 5](#_Toc134904753)

[缠绕的精神 5](#_Toc134904754)

[志向的精神 6](#_Toc134904755)

[现实的精神 7](#_Toc134904756)

[欢乐的精神 9](#_Toc134904757)

[牛马的精神 9](#_Toc134904758)

[拘押的精神 10](#_Toc134904759)

[环保的精神 13](#_Toc134904760)

[翻滚的精神 15](#_Toc134904761)

[叫喊的精神 15](#_Toc134904762)

[风雪的精神 16](#_Toc134904763)

[交错的精神 18](#_Toc134904764)

[弹奏的精神 23](#_Toc134904765)

[豪饮的精神 23](#_Toc134904766)

[采花的精神 26](#_Toc134904767)

[谵妄的精神 28](#_Toc134904768)

[敷药的精神 32](#_Toc134904769)

[火碱的精神 32](#_Toc134904770)

[野草的精神 33](#_Toc134904771)

[力量的精神 34](#_Toc134904772)

[前进的精神 36](#_Toc134904773)

[思想的精神 36](#_Toc134904774)

[方法的精神 37](#_Toc134904775)

[艺术的精神 38](#_Toc134904776)

# 序言

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在哈儿启蒙教育实验的第一、二、三阶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哈儿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极大地丰富了对哈儿进行的生物学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哈儿实验室下辖地区内的人类和哈儿的热烈赞扬。基于此，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接受哈儿实验室部长会议的建议，推动进行该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相关工作。

在实验过程中，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工作人员坚持并发扬哈儿实验室“让正常人变成哈儿，让哈儿快乐生活”的基本指导方针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针的光辉伟大的精神，以共产主义艺术开化哈儿，以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哈儿，以共产主义精神引领哈儿，以共产主义理论武装哈儿，培养出一大批先进的共产主义先锋哈儿。

哈儿实验室下辖地区内的广大高智商哈儿及部分或全部参与本实验的类人型哈儿和中智商哈儿在实验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其思想境界得到极大提升，部分哈儿的思想高度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类。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工作人员基于该客观事实，为参与实验的广大哈儿编写关于精神的读物，以促进其思想境界的进一步提升。

在本册读物中，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工作人员以卓越的创造精神和开拓进取的先进思想，创新地采用了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以教育哈儿。出于此种原因，本读物对于一般人类来讲是费解的，但对于哈儿来讲是富有价值的。经过大量相关实验证明，哈儿在阅读本读物时，将进入一种头脑高度活跃的状态，其思想在此将得到极大提升。

本册读物所选内容较为温和，在实验中不易出现因哈儿过度狂躁而致的哈人事件，故相关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可以在放松的状态下陪同哈儿阅读本读物，抑或可令哈儿独立阅读。对于能力较高的哈儿，在完成对本读物的学习后，将成为本读物第一卷中所述的“智者”。

本读物将面向哈儿实验室总部及各分部、各行政委员会下辖地区内的所有参与了本实验的哈儿发放。相关单位的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在确保自身和哈儿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此前实验时的标准方法进行详细记录并及时回馈至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在哈儿阅读本读物时，应当注意防止其进入思维混乱的状态。如果哈儿出现行为或言语的异常，应当令其中止阅读并对其哈儿综合能力值进行检测。

本读物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和疏漏，恳请广大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哈儿批评指正。

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

2023年5月13日

# 扭动的精神

## 缠绕的精神

我说：“这是正确的。”猕猴桃瞪大了眼睛，对我说：“这是错误的！”我问：“这为什么是错误的？”猕猴桃说：“因为我是一个猕猴桃。”我说：“你不是一个猕猴桃，你是一个苹果。”

猕猴桃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接着说：“你是一个苹果，而不是一个猕猴桃。”猕猴桃说：“我是一个猕猴桃，不是一个苹果。”我说：“你是一个苹果，而不是一个猕猴桃。”

我们争辩了起来。直到，我说：“你是一个香蕉，而不是一个鸭梨。”猕猴桃又愣住了。它震惊地望着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庄严地说：“让我们回归吧。”

立即，柔和的阳光从破碎的楼体外照进来，斑驳的墙面上泛起了暖黄的光影。我说：“请看，这是你成为苹果的地方。”猕猴桃说：“是的。多年前，我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猕猴桃。那时，这里还很繁华，但现在却已成了这样的废墟。”我纠正道：“你变成的是苹果。”

猕猴桃没有回答，但是走到楼房的外面。我跟了上去，看见外面什么也没有。这里很荒芜，四周全是杂草。

猕猴桃向前走了几步，叹息道：“当年，这是这里最繁华的地方啊。”我说：“苹果，不要怀旧了。我们谈一点开心的事情吧。”猕猴桃转过身来，严肃地对我说：“我是一个猕猴桃。”

我和猕猴桃又开始争辩。我们一路争辩着，绕着这栋破碎的楼房行走。我们争辩了许久，绕着楼房走了许多圈。我们争辩到日落，然后在星空下争辩，一直争辩到朝阳升起，一直争辩到烈日当空。

终于，我们又走进了楼房。

我说：“你是苹果。”猕猴桃说：“这是错误的。”我说：“这是正确的。”猕猴桃瞪大了眼睛，对我说：“这是错误的！”

## 志向的精神[[1]](#footnote-1)

亮仨大兴，四海臣服，南北既定，国盛民壮。然民空有伟力而不知礼，徒有巧艺[[2]](#footnote-2)而不识文。如是以往，则疆之南北不见一士，国之上下不得一才。

臣莼恭绫见此，深忧长虑，故议诸贤，以求之解。前后论数月，终议定之，奏之亮仨。亮仨广布隆德，遵之所议，使使之南，以求汉法。

臣莼恭绫率使广考于南，行于金、夏之市，以至宋之乡野，得礼法者甚众。诸贤览之，皆以为不可授习之一时，遂呈之亮仨。亮仨苦研三年，成之一书，使之广布四海，以期民之开化。

此书名《礼正》者，录金、夏之礼，收宋之民俗，集百地精粹，录朝政诸事。其文简易，不求辞华，但奉崇礼，诚益斯民。向使民能蚤得之，则不知今天下之风当何盛矣！

亮仨执此书曰：“骄谈，非礼也。[[3]](#footnote-3)欲行大道，必以体行。”诸臣闻之，以为甚是，遂命工刊刻，散之于世，令民习之，以求世风之变。

## 现实的精神[[4]](#footnote-4)

亮仨曰：“为国以德，必先立礼；礼之不立，德之不行。欲立礼乐，必先崇法；法之不崇，礼之不立。是故必先苛以严法，后化以礼乐，方可广布仁德。”

恭绫曰：“若苛以严法，则礼之不行。民所求者，无非食宿、帛缕、炼钢耳。苛之以严法，则食不得盈，寝不得安，无以得衣，以至钢不能炼。如是以往，则国之财货无从求也。国之财货无从求，则礼乐不行，仁泽不布，然饥民遍天下矣，又何求国之治乎？”

亮仨问曰：“苛以严法，何至食不得盈、寝不得安耶？”

对曰：“苛以严法，则民畏之。畏之，则日夜思之，以至食宿不安也。”

曰：“何也？”

曰：“勿躁，臣可证之。臣施德政于南戍[[5]](#footnote-5)三年，礼乐必行。礼乐不行，则臣当死。”

曰：“骄谈，非礼也；莽行，非知也。子不可壮于言而羸于行，此非德之理也。”

曰：“勿疑，臣可证之。”

曰：“若可证，请示之！”

恭绫遂之南戍，以德治之。期年，纪纲大坏，啗人者不减，而焚屍者徒增。民啗人于路，烹人于舍[[6]](#footnote-6)，焚人于田。亮仨闻之曰：“噫！恭绫之德政害民甚也！”

三年，民入官府而啗人，閷人数百，大毁其舍，恭绫北亡。及其至京，亮仨召恭绫，叱之曰：“法之不崇，礼之不立，诚如是也！子何以拒真言而至此乎？”恭绫大惭，曰：“骄谈，诚非礼也。臣知罪矣。”

亮仨遂召百官，告曰：“凡诸大政，必不可莽行。”自是，凡大政之纲，必由亮仨专断。期年，南戍之风大改。

# 欢乐的精神

## 牛马的精神

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牛马说：“是的。如果您想要知道扭曲真相的方法，我将向你展示。”我说：“不必。”牛马微笑着说：“大有必要。”

牛马站起来，走出小屋，站在刺眼的太阳下。光芒万丈的太阳照耀着大地，地面上的一切东西都被照得发亮。牛马指着太阳，对外面的行人说：“这是昏暗的。”我说：“不，这是光芒万丈的。”路人都对我表示赞同，并对牛马说：“你在胡说些什么？”

到了晚上，牛马又走出去，对路人说：“今天的太阳实在是太昏暗了。”我说：“不，今天的太阳很明亮。”路人有些疑惑，说：“我记得今天天气挺好的啊？”牛马捂住我的嘴，对路人说：“不，你应该是记错了。今天的太阳实在是太昏暗了，昨天的太阳才是你所说的那样灿烂。”路人半信半疑地走了。

一个月之后，牛马又走到街上，对路人说：“一个月前的今天，太阳是多么昏暗啊！”路人都点头，说道：“是啊，那天天气真的很阴沉。”我说：“不，那天天气很好！这个牛马在说谎！”但路人都笑着对我说：“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再捍卫真相的可能了。现在，路人都说那一天的太阳很昏暗。

我和牛马回到小屋，坐下。牛马说：“这是完美的。”我说：“这是丑恶的。”牛马大笑起来，说：“丑恶，但是完美。”

我有一种强烈的厌恶之感，于是起身走了出去，不再回来。我沿着大街向前走，炽热的太阳灼烧着我的头顶。

走了许久，我已经忘了我来时的路。没有别的选择，我进入路边另一个小屋，里面坐着一个没有被烈日灼烧过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人就对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拘押的精神[[7]](#footnote-7)

严肃的人对我说：“一般地，能够看见我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我说：“请照镜子。”严肃的人起身，走到镜子前，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说：“我能够看到我自己，所以我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说：“您说得很对，我们上路吧。”严肃的人说：“好的。”立即，我们走出了小屋，到外面的世界去。外面的天气格外阴沉，冷风灌入我们的衣服，雷声隐隐地在天边作响。

走了许久，前面有一块木牌。我们上前，看见上面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此牌北六十里有一贤者，余往而谒之。至其舍，其谓余曰：“尿急拘牛鸡。”余闻之而大骇，立出，疾走，无敢顾。至此，余得以志之，立牌于此，以警行人。

我们读完，大喜，赶紧朝着那个贤者所在的地方奔去。

到了那里，有一座小屋。我们进去，看见里面坐着一个智慧的人。我说：“尿急拘牛鸡。”智慧的人说：“好！”他立即站起来，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我们感到惊慌，于是将他按倒在地，然后用铁链捆起来，放进壁炉里炙烤。严肃的人看着正在燃烧的智慧的人，不知所措，对我说：“现在，怎么办？”我说：“尿急拘牛鸡。”

严肃的人震惊地看着我，然后暴跳如雷，说：“牛鸡！牛鸡！你就知道拘牛鸡！”我涨红了脸，大声说：“尿急拘牛鸡！”

突然，我们听见了屋后牛和鸡烦躁的叫声。我们走出去，到屋后，看见那里捆着好几头牛，旁边还绑着好几只鸡。我说：“这一定是精神病患者所做的。”严肃的人笑着说：“是啊，能够看见我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我想了想，感到不太对劲。我说：“照这样讲，这些牛和鸡都是精神病患者。”严肃的人立即两眼放光，兴奋起来，对我大呼小叫。

我说：“这是不理智的。”但严肃的人已经开始在空中飞行起来。我意识到，事情正在失控。严肃的人像鹰一样从空中扑下来，把屋后的牛和鸡一把全部提起来，随即又伴着牛和鸡的惨叫声向远方飞去了。

我大悟，说：“所谓‘尿急拘牛鸡’，说的就是这种行为啊！”我终于明白那个遇见智慧的人的人为什么要如此惊慌地南逃六十里了。

我回到智慧的人的屋子里去，发现壁炉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我走到屋后，发现后面突然又出现了一头被捆着的牛。我对牛说：“尿急拘牛鸡。”牛看起来十分惊惧，大声地惨叫着，想要挣脱。

我于心不忍，于是在屋里找到纸和笔，写下“尿急拘牛鸡”几个大字，贴在牛的身上，之后将小屋里的东西搜刮干净后装进包里，将包背起来，并踏上归途。

我向南走了六十里路，到了原先我们发现牌子的那个地方。那里已经没有先前那块木牌了。我感到惊讶，于是摸了摸包里，里面有一块木板。

我凭着记忆，将原先那块小木牌上的字刻在木板上，然后将木板用树枝固定住，将它插在地上，做成一个新的小木牌。

我继续向前走，回到了严肃的人的小屋那里。我看见，严肃的人的小屋已经被严重损坏，像是被风吹垮了。我意识到，我今晚没有留宿的地方了。

我只好向回走，一直走到智慧的人的小屋中，在那里暂住下来。我把包放下，走到屋后去看了看，那头被我贴上了字条的牛还在那里惨叫。我对牛说：“尿急拘牛鸡。”之后，我回到屋里，用那里留下的水简单地洗漱，然后睡下。

这一夜格外不寻常，屋后的牛一直在嘶叫。直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醒来，看见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我侧耳倾听，发现屋后已经不止一头牛在嘶叫了——那是好几头牛和好几只鸡在嘶叫。我立即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我不知所措。我想到，也许我就将要被捆在那里嘶叫了。

我立即从床上起来，在包里找出一把匕首，紧握在手中，然后直起身体，紧张地听着屋外的一声一响。过了许久，什么也没发生，只是牛和鸡越来越多了。显然地，有人在不停地向屋后添加牛和鸡。

我默念道：“一般地，能够看见我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立刻，我感到力量充沛。就这样，我紧张而略带兴奋地度过了这惊险的一夜。

天亮了，我仍未合眼。外面的天色格外阴沉，冷风从窗外灌进来，穿过屋子。我没有别的选择，于是打算立刻收拾东西，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然而，我刚放下匕首，还没来得及开始把东西往包里装，就看见两个人从门外进来。

我决定向他们诉说我的处境，请求他们为我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我正要起身，还没来得及开口，进来的其中一个人就对我说：“尿急拘牛鸡。”

## 环保的精神[[8]](#footnote-8)

金世宗曰：“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9]](#footnote-9)余闻之，以为甚是。故余径行于朔野，斩人数百，为吏所执。

吏曰：“汝何故害人耶？”余笑曰：“夫人宍者，味酸，不宜食，故吾斩人而防百兽误啗之。兽若啗之，则必体羸，吾不忍见此也。”吏大怒，欲斩余市上。余曰：“不可。人宍固不可啗，然今事既至此，吾不忍见兽啗人而体羸，故代其而啗之。”乃啗吏，民皆惊惧而走。余曰：“勿惧。敢走者，斩。”民大骇，不知当何所为。余大笑而归。

至舍，余曰：“吾行恭谦之道，力去浮炫之貌，其果裨益于世，今得证矣。”遂提笔志之于此，以供后人鉴之。

# 翻滚的精神

## 叫喊的精神[[10]](#footnote-10)

我微笑着对智慧的人说：“嘿！”智慧的人看着我，并感到困惑。他愣了一下，说：“什么？”我高兴地说：“嘿！”智慧的人说：“您并不智慧。”

我说：“嘿！”智慧的人说：“看来您遇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困难，我们还是到屋里谈吧。”我和智慧的人走到街道的那一头，然后进入智慧的人的小屋。

智慧的人站在沙发前，对我说：“请坐。”我一边坐下，一边微笑着对他说：“嘿！”智慧的人坐在我对面，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说，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礼貌地对我说：“除了‘嘿’，您还会说其它的话吗？”我说：“嘿！”他望着我，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过了许久，他什么也没说。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一言不发。西边的朝阳[[11]](#footnote-11)渐渐升到头顶，外面的道路被晒得发烫。我们继续面对面坐着，直到太阳向东落下。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智慧的人终于开口了：“嘿！”我欣喜万分，赶紧说：“嘿！”我们一边互相庆祝，一边冲出了小屋。

在漫天繁星之下，我们欢呼着向远处的山峦奔去，黑暗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的一声又一声“嘿”。我们跑到山脚，然后冲上山坡，疯狂地向上攀登着。

到了山顶，我们回头俯瞰万家灯火，并向着远处的城市高呼着。“嘿”的声音从山脚漫延到云端，天地间都是我们的叫喊声。

第二天，我起来，走出去，想要散个步。我走上街道，看到智慧的人正微笑着对另一个更加智慧的人说：“嘿！”

## 风雪的精神[[12]](#footnote-12)

我说：“给我一个头发茂密的头，我可以制造出一场大雪。”兴奋的人望着我，说：“大雪将为人所制造，这是令人激动而喜悦的。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拿起桌上的一个人头，说：“我们出发吧。”兴奋的人拿起桌上的一些值钱的小物件，说：“好的。”

我和兴奋的人走到屋顶，登上了一架直升机，然后启动它，将它升上天空。兴奋的人把这些值钱的小物件放在自己座位的旁边。直升机飞越城市和乡村，我们渐渐远离了小屋。

飞了许久，远处出现了一座城市。我说：“是时候开始制造大雪了。”兴奋的人拿出人头，然后打开了直升机的舱门。大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直升机里的那些值钱的小物件飞了出去。

到了城市上空，我和兴奋的人开始一起拍打这个人头。立即地，头皮屑像大雨一样从空中降下。在狂风的呼啸声之中，我们隐约听见了一些惊恐的呼喊声。

我们更加起劲，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拍打这个人头。渐渐地，城市的地面上出现了白色的积雪。雪越来越厚，直到压塌了屋顶。在尖叫声和房屋垮塌的声音中，我们飞离了这座城市。

终于，头皮屑被耗尽了，我们将人头从空中抛了出去。我们的后方已经看不见钢筋和水泥了，那里只有一片单调的白色。

我们穿过荒原和河流，来到又一座城市。我们将直升机降落在一座小屋的房顶上，因为那里堆放着充足的燃油。

我们走下直升机，开始给直升机加油。不久，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人。那个人看起来很愤怒。他对我们大吼着：“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敢强闯我的住所！”

兴奋的人微笑着说：“先生，您有头皮屑问题吗？”愤怒的人说：“你管得着？我要报警，把你们抓起来！”我说：“这就不必了，让我们来关注您的头皮屑问题吧。”

我和兴奋的人一起合力把这个愤怒的人按倒在地，然后取下了他的头颅。我们走下楼梯，走到小屋的内部。我们把人头放在屋里一张放有一些值钱的小物件的桌子上，然后开始休息。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柔和的阳光下醒来。兴奋的人站起来，看了看桌上的人头，对我说：“给我一个头发茂密的头，我可以制造出一场大雪。”

## 交错的精神[[13]](#footnote-13)

我在黑暗的森林里惊惧地狂奔，上气不接下气。我的头顶是被夜色笼罩的无际的阴云，我的脚下是泥泞的土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我身后有一个东西在追赶着我。我的体力渐渐地耗尽了，但那个追我的东西却依然异常活跃。

我跑不动了，我感到绝望，我就要完了。求生的欲望迫使我继续前进，但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活下去，但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亮着灯光的小屋。我连忙奔去，然后疯狂地捶打着小屋的门。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他像是要走出来。我不及他说话，一把把他推回小屋，赶紧冲进小屋，然后反手锁上小屋的门。

他疑惑而警觉地望着我，说：“您是什么人？”我惊魂未定，说：“有个东西在追我，救命！”他说：“什么东西在追你？”我说：“我不知道，但它精力充沛！”他说：“那个东西在哪儿？”我说：“就要到了！”

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不明白。”他站起来，将桌上的一把手枪插在腰间，然后关闭了小屋里的所有灯，拉上了小屋的窗帘。我们立即陷入了黑暗之中。

那个人小声说：“安静，别动。”过了不足一分钟，我们就听见一些细小的声音——那个东西追过来了。我们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那个人悄悄地从窗帘的缝隙中向外探视。细小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而他握住了腰间的手枪。我想要询问他一些问题，但显然不太合适了。那个东西越来越近，我开始发抖。

那个人把手枪掏了出来，向窗外瞄准。我试着无声地移动自己，但那个人立刻回头，用警告的眼神看着我。我看着他，不知所措。

那个人示意我看向桌子。我伸手，摸到一张纸。我把那张纸拿过来，但我根本无法在这样的黑暗中阅读它。那个人又看向窗外，瞄准着什么。

外面的声音突然停止了。那个人一动不动，但他依然一副紧张的模样，向着窗外。我们就在这样漆黑的寂静中聆听着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那个东西又移动起来。它移动时发出的声音渐渐远去，那个人终于放松下来，然后点亮了一盏夜灯。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用比耳语还小的声音对我说：“看看那张纸上写的东西。”我借着灯光，开始阅览。纸上用黑字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南府东北二十里有一林，中有恠物，夜啗乡民，状貌悑甚。臣每入林而视，必有民告曰为之所袭，或毁一二舍，或啗二三人。臣尝夜入，未见其物，然闻其声，臣遂大喝，声震山林，其物遂止。后复入林，不复见之，然民言其啗人之恶习不更，唯愳臣耳。

臣不忍见此，请居林中，以除此物。

𗔷𗌵𗔣[[14]](#footnote-14)

二月十二

在署名“𗔷𗌵𗔣”下面，还写着一行红字：

善。𗐾𗃛𗉺[[15]](#footnote-15)，八月廿八。

我看向那个人，小声说：“你就是𗔷𗌵𗔣？”他摇了摇头，说：“𗔷𗌵𗔣因事不在，今日由我代其值守。”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𗠊𗄍𘍩[[16]](#footnote-16)。”

我还想再问，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声音迅速靠近小屋。我意识到，我们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那个东西飞快地冲了过来，开始疯狂地捶打着小屋的门。

那个人跳起来，拿起手枪，对着外面射击。开了好几枪，我们走出去，看见外面躺倒在屋前的不是𗔷𗌵𗔣所谓的“恠物”，而是一个人。他浑身都是汗水和泥土。

我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不过是一个疯子罢了。”但𗠊𗄍𘍩神色却突然紧张起来。他对我说：“完了，快跑！”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望着他。

他说：“再不跑，那个东西就要来了！”我猛然意识到，这个被击毙的人，不是那个刚才追赶我的东西，而是被那个东西追赶的另一个人。我大惊失色，连忙说：“怎么办？”

𗠊𗄍𘍩不再说话，但一把拉上我，然后拖着我向前飞奔。阴暗的云层裂开一道口子，月光从中洒下。我们向着月光的方向奔跑，而𗠊𗄍𘍩不时回头开一两枪。

很快，𗠊𗄍𘍩的子弹耗尽了。他看起来相当惊惧，但他没有犹豫，而是立即把枪插在腰间，然后继续和我一起奔跑。

依照月光的指引，我们逃出了森林。外面是一片荒原，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清楚那个东西是否会跟上来。

天边泛起了金色的光亮。天亮了，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自己的新生而默默地在心中庆祝。

此后，我没有再听闻过关于这个东西的任何传闻。我想，它应该是在那个夜晚被𗠊𗄍𘍩的某一枪给打死了。我常常在半夜再次进入这片森林，却再也没有遇见这个东西。

大约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再次像往常一样进入夜幕的笼罩下的森林。我在森林中悠闲地行走着，回忆着一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突然，我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那个东西又来了！

我赶忙开始奔跑。我在漫天的漆黑的乌云下奔跑着，脚下踩着泥泞的土地。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我的呼吸声越来越粗重。

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我立马爬起来，甚至来不及清理掉身上的泥土，就继续向前跑。我渐渐地感到体力不支，就同一年之前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终于，我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小屋，只是今晚里面没有开灯。我飞快地跑过去，然后疯狂地捶打着小屋的门。但这一次，门没有开。几颗子弹穿了出来，其中一颗射中了我的手臂。我倒了下去。

里面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𗠊𗄍𘍩，另一个我不认识。我想要喊𗠊𗄍𘍩，他应当记得我。他直视着我，却仿佛不认识我的样子。随后，他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交谈了几句，就立刻拉着那个我不认识的人飞奔而去了。

那个东西快要追上来了。我忍着剧烈的疼痛爬起来，拼命地向𗠊𗄍𘍩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逃跑的方向跑去。突然，前面又响起了枪声。

好几颗子弹迎面射来，穿过我的胸膛和头颅。我立刻失去了意识，轻飘飘地栽倒了下去。

# 弹奏的精神

## 豪饮的精神[[17]](#footnote-17)

北有野人，餐钡林中。

餐之而疾，言语不得。

问之何名，默然不应。

前而视之，惟见一屍。

严肃的人凝望着我，用一种悲哀而肃穆的语气对我说：“终有一天，太阳会熄灭。到那时，我们该何去何从？”我微笑着说：“吃草。”

严肃的人想了想，说：“到那时，我们将很有可能没有草吃。如果是这样，那应当怎么办？”我说：“吃牛。”严肃的人说：“到那时，我们将很有可能没有牛吃。”我说：“吃人。”

严肃的人的双眼突然放出刺眼的光芒，我立刻什么也看不清了。我高声喊着：“关灯！关灯！”严肃的人用震耳欲聋的声音说：“我喜欢吃草！”

我从座位上摔了下去，然后摸索着找到房间的门，试图逃出去。严肃的人从我身后扑过来，抓住我，就要开始撕咬。我大声说：“我喜欢吃草！我们一起跑跳！”

严肃的人没有停止，他张开血盆大口，并试图用自己发光的双眼将我切断。我用双手掌住他的头颅，并开始左右摇晃。严肃的人大声喊道：“我喜欢吃草！”

我意识到，严肃的人不再严肃了，而且再也不会严肃了。我一面用手掰开他的下颌骨，一面大声喊叫道：“我喜欢吃草！我常常和牛羊抢夺食物，并撬开它们的嘴巴取食！”

严肃的人的身体开始分裂。他不再是严肃的人，他已经分裂为许多头牛羊。牛羊越来越多，房间内的空间越来越小。我想要打开门，但我不能，因为一但门开了，牛羊就会像洪水一样喷涌出去。

我渐渐被牛羊挤压得无法呼吸。我爬上墙壁，像蜘蛛一样倒吊在天花板的下方。牛羊越来越多，剩余的空间越来越少。我说：“这里没有草了！”但牛羊还是源源不断地分裂出来。

终于，墙壁爆开了。随着巨大的垮塌声，天花板和我一起朝着下面向四方迅速散开的牛羊坠了过去。我重重地摔在牛羊的身上，而天花板立刻盖了下来。那一瞬间，我听见牛羊身体因碎裂而发出一声声断裂的脆响，如同一场伟大而悲壮的交响乐。

这些碎裂的牛羊立刻开始分裂。我惨叫起来，因为我彻底被牛羊包围了。屋外的青草已经全然不见，光秃秃的土地被像洪水一样的牛羊磨得发烟。我在空中快速地旋转和飞行，在一头头牛羊之间被撞来撞去，根本无法接触到地面。

这时，我看见牛羊之间有两个发着闪亮光芒的小球，和我一样困于这无尽的碰撞和飞行中。我惊讶地说：“这不是严肃的人的双眼吗？”

那两个眼球在撞击中朝我飞来，飞到我的身上。我趁机将它们抓住，并一口吞服了下去。立刻，我冲破了牛羊，朝着光芒万丈的太阳飞去。

我在空中旋转着飞行，画出一道优美的螺旋线。我的速度越来越快，身边的气流开始因摩擦而变得滚烫。我尖叫着说：“我喜欢吃草！”

立刻，我掉回了地面。我爬起来，看见身边一点牛羊都没有了。我感到惊讶，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说：“我要回到我刚才的地方去。”

我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前行，丝毫不知道那些牛羊在哪里。我的脚下全是青草，这里一定没有被牛羊光顾过。我越过一座座丘陵，渡过一条条河流，一路向前进。

直到晚上，我终于找到一间小屋。我走了进去，立刻坐下休息。我在这间小屋里过了夜。

第二天清晨，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一个智慧的人走了进来，对我说：“您好。”我说：“您好？”他说：“我将在此会见一位严肃的客人，在这时您需要回避。”我欣然同意，走到小屋外面。

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稍后也走进了屋里。过了许久，里面都没有动静。太阳一直升到头顶，他们都没有结束会谈。

我正要走上前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就听见智慧的人在惊声呼叫着什么。房屋里全是撞击声和木板被挤压时发出的刺耳的声音。突然，我听到智慧的人大声叫喊着：“这里没有草了！”

我严肃地说：“完了！”立刻，小屋爆开了。牛羊像洪水一样喷涌而出，我立即被这别样的洪流淹没了。

## 采花的精神[[18]](#footnote-18)

平和的人是善于言语的，但我并不明白这朵花的含义。我微笑着对墙壁说：“乒乓球是您最好的伙伴。”墙壁微笑着对我说：“当您启动计算机时，您会看到微弱的光芒和‘农业’二字。”

我站立起来，向飞禽问好。飞禽对我说：“我叫蒲察鹘[[19]](#footnote-19)。”我惊讶地说：“为什么牛的翅膀不能使羊升空？”飞禽微笑着说：“我叫蒲察鹘。”

我向前移动，并变得更加平和。花草一边尖叫一边缠住我的脚踝，而我则高兴地唱着令人作呕的乐曲。连绵的群山微笑着对我说：“精神的破碎是思想的堕落。”我微笑着说：“猕猴桃的歌声使我们变得飘飘欲仙。”

我说：“鸟的骨架是不可随机变换的，但我可以使隼的头骨出现在其尾部。”隼说：“我是鹘。”我大惊失色，说：“您是人！”隼说：“鸟的骨架是不可随机变换的，但我可以使你的头骨出现在你的尾部。”

我跳起来，看见一位名叫蒲察鹘的飞禽优雅地走过来，并张开它的第三张嘴，对我大声地发出歌声。我说：“合欢树厕所是您的家。”蒲察鹘对我说：“尊敬的绅士，请坐。”

我继续向前移动，蒲察鹘继续大声地歌唱。我说：“停止任何声音！”立即，蒲察鹘停止了歌唱，但它的歌声依然在山谷中回响。我说：“停止任何声音！”但声音没有停止。

我开始尖叫着奔跑，并撕扯自己身上的衬衫。我大声喊道：“树木！树木！您的光辉使我陷入欢愉的癫狂！”蒲察鹘在我的身后大声喊着些什么，但我平和地将其忽视了。

一朵花对我小声地尖叫。我说：“您是人。”花对我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农业的儿女！”我说：“您是隼的父亲。”花说：“我是天空的祖母！”我微笑着说：“您是臭氧。”

蒲察鹘追上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乒乓球，蒲察鹘就把我按倒在地，并对我无礼地说：“你今天又开始了！”我说：“根据推算，在五百亩土地上密集地种植乒乓球，每年可以收获三次，并获得八百万卢布的高额利润！请相信我！”

蒲察鹘愤怒地说：“乒乓球不能在泥土里生长，你这个猕猴桃，听懂我说话没有？”我十分平和，但我被蒲察鹘压得无法呼吸。我说：“为什么不能？您的头颅就是由两百五十万个乒乓球组成的！”

我开始平和地在空中旋转起来。我大叫道：“小飞禽，怎敢动你老子！”随着一声不知从我身上哪里发出来的因被击打而产生的闷响，我失去了意识。

## 谵妄的精神[[20]](#footnote-20)

“飞行！飞行！我在天上飞！”飞行的人对我大声叫喊着。我欢呼着说：“人！人！我是人！”飞行的人大声喊道：“人类！人类！请向我欢呼！”

我一面高声欢呼着，一面拿起弓箭射他。飞行的人被射中了，惨叫一声，就立刻开始下坠。我用自己高亢而嘹亮的欢呼声送着它坠下山谷。

过了许久，一个羽毛球走来，对我说：“您的脑袋和损坏的乒乓球，大约是一样的吧？”我感到困惑，于是说：“什么？”羽毛球微笑着说：“您的头脑如同被损坏的乒乓球一样，当它被敲击时，会发出刺耳的异响。我想，您的头脑一定是刚刚才被敲击过吧？”

我大怒，吼道：“小羽毛球，竟敢骂你的老子！你是要翻天了么？！”羽毛球依然微笑着，缓慢而平和地说：“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在我看来，您并不具备这一点。因此，我将赋予您这世间最美好的智慧。”

我肃立，不知当说些什么。羽毛球指着飞行的人坠落的方向，说：“向那里走，越过山岗，穿过沼泽，渡过江河，一直走到陆地的尽头，您可以看到一位潇洒的人。”

我说：“潇洒的人，拥有智慧吗？”羽毛球说：“潇洒的人，善于把您这样的乒乓球变成羽毛球。”我说：“我不是乒乓球，我是一个猕猴桃。”羽毛球说：“您不是猕猴桃，您是乒乓球，但您很快就会变成羽毛球了。”

羽毛球庄严地在我身前立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五月八日，羽毛球。”

我半信半疑，于是向着羽毛球所指的方向走去。我在烈日下前进，然后朝着血红色的夕阳前行。我在漫天星海下一步步向前，直到朝阳从我身后升起，直到我的头顶洒满金黄色的光芒。

在第五十多个深夜，我看见了海岸。我惊呼起来，并立刻奋力朝着那里奔去。

到了那里，已是又一个清晨。那里有一间小屋，屋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什么也没写。我上前去，在上面写道：“六月二十九日，猕猴桃。”

小屋里突然走出来一个潇洒的人，对我说道：“您写错了。您应该写‘乒乓球’，而非‘猕猴桃’。”我感到无奈，但我仍然照做了。

潇洒的人微笑着看着我，仿佛我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潇洒的人望着我，严肃地说：“现在，您不在是乒乓球了。您是一个羽毛球。”我纠正道：“是猕猴桃。”潇洒的人没有反驳，只是对我说：“请照镜子。”

我走进小屋，里面有一张镜子，里面站着一个潇洒的人和一个羽毛球。我惊讶地说：“我如何变成了这样？”

潇洒的人正要说话，突然，一个飞行的人击穿了小屋的天花板，冲进了屋里。我说：“您实在是太无礼了。”飞行的人恼怒地说：“一个癫疯的乒乓球欢呼着用弓箭把我射了下来，真是倒霉！”我和潇洒的人相视一笑。

潇洒的人说：“那么，这样，您留在这里修屋子就好了。大约再过两个月，就会有一个乒乓球来拜访您。届时，它将在您的跟前变成一个羽毛球。”

飞行的人一脸震惊，说不出话来。

我和潇洒的人大笑着走出了小屋。我们在屋外大笑不止，而屋里的飞行的人则困惑不已。

我和潇洒的人再次走上前行的路。我们渡过海洋，来到世界的另一头。在那里的海岸边，有一个乒乓球等待着我们。我们笑着说：“您在做什么？”

那个乒乓球愤怒地说：“我想从一个羽毛球变成一个猕猴桃，你们两个却把我变成了一个乒乓球！”我安慰道：“您就是一个猕猴桃。”乒乓球立刻笑了起来，拿起一副弓箭，向远处快步走去了。

我们两个朝着内陆慢慢地前行。走了许久，我们到达一片山谷。

我们正想坐下休息，就看见一个飞行的人从前面飞来。他划过天空，向着海岸飞去。突然，他被一支箭射中，随即落了下去。

我一边让潇洒的人待在原地，一边赶忙向那个乒乓球走去的方向跑去。到了那里，我发现那个乒乓球正在发出难听得令人作呕的巨大声音。

我上前，对它说：“您的脑袋和损坏的乒乓球，大约是一样的吧？”

# 敷药的精神

## 火碱的精神[[21]](#footnote-21)

人是一种善于在自己的头顶种植火碱草[[22]](#footnote-22)的生物。因此，当我们需要火碱时，我们可以从人的头上搜取。居住在地球北极上方两百千米处的著名炼钢学[[23]](#footnote-23)家蒲察鹘[[24]](#footnote-24)说：“严肃地用头倒立在地面上高速旋转，可以增强头皮的碱性，进而使火碱的产量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们对此展开了充分而周密的实验[[25]](#footnote-25)。我们在头顶以每平方厘米三株的密度种植了火碱草，并将其在高浓度的火碱溶液中浸泡二十四小时[[26]](#footnote-26)。

之后，我们取出烧杯中的头颅[[27]](#footnote-27)，并将其用五百摄氏度的高温气流干燥。在此以后，我们用头颅支撑着身体，倒立在地面上，并在大功率发动机的辅助下开始高速旋转。在旋转时应当注意防止尘土飞溅，并应当时刻向头顶和土壤的接触面添加高浓度的火碱溶液。

保持上述状态六小时后，我们停止旋转，并立即测定头皮的碱性强度和头顶火碱的产量，发现头顶碱性有所减弱，而火碱草已经被全部磨平，故产量为零，相较于实验前提升了负百分之百。

我们测定我们头皮所接触的土壤的碱性强度，发现土壤的碱性有所提升，以致不能再生长除火碱草以外的任何作物。故此方法可以极大地提升火碱草的种植面积，进而以另一种方式提升火碱的产量。

经过测算，采用此方法生产火碱，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每生产一吨火碱，需要消耗五吨火碱、两百吨水和八百吨煤炭，并将一千亩一般土地转变为碱性土地。综合上述事实，我们认为，这种生产火碱的方法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我们已经向相关部门[[28]](#footnote-28)提交了关于该方法的长篇报告，并请求其向全世界进行推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方法将恩泽全世界的生物。

## 野草的精神[[29]](#footnote-29)

宁坤六年[[30]](#footnote-30)二月，亮仨使使之戎，谓戎王曰：“幺鸡喔喔。”戎王浣犬首[[31]](#footnote-31)闻之，大骇，西走六百里。至海滨，得一舟，乃西去海上，不复闻其迹。

戎国诸臣不知当何所为，乃议之于朝，终立戎王子名阴者为王。阴年十六，国政不理，惟好酒色，大筑青楼。期年，戎国大乱，盗匪满山，饿殍遍野。

戎臣见之，皆言国之将亡，遂欲谏之于朝，然至朝而不见阴。问之于宦，宦曰：“于青楼耳。”戎相曰：“国危矣。欲除国弊，必先弑君。”乃提刀至青楼，见阴，告之曰：“汝为王不贤，今当斩矣！”遂缚阴于市，斩之以示众。

亮仨闻之，大喜，立击戎，斩戎将者甚众，以至围戎之都。是时，戎相方焚青楼，全不知亮仨之军已至矣。亮仨立于城外，见青楼之火正盛，曰：“此诚明政耳！”

既灭戎国，亮仨归京，立诏曰：“能焚青楼者，必厚赏之。焚一楼，赏金五百两。”诏下，文武吏民皆立争相焚楼，自京师至边城，莫不火光大作。

三年，国之上下不见青楼，而民风亦大改。由是，青楼之弊不复矣。

## 力量的精神[[32]](#footnote-32)

我愤恨地说：“不！”猥琐的人奸笑着对我说：“何乐而不为呢？”我说：“龙是伟大的生物，屠龙是恶劣的行为！”猥琐的人说：“屠龙是美妙的行为。如果您不相信，我将向您展示。”

猥琐的人将手伸进了自己的裤子，并搜寻着他屠杀巨龙的武器。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切，不知所措。猥琐的人看着我，严肃地说：“我是屠龙大帝！”

我意识到，事情即将失去控制。我惊呼着逃出了猥琐的人的小屋，但猥琐的人没有跟出来——他开始屠龙了。我感到绝望，但我除了逃离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随着屋子里的惨叫声和爆炸声，龙的鲜血溅在小屋的窗户上。我在屋外看着这惨烈的一切，不知该说什么。我感到悲哀，但这已经太晚了。龙的鲜血越来越多，窗户上已经覆满了一层血。喷上去的血还没有干，就有新的鲜血喷上来。我只听见龙凄惨的嘶鸣与悲愤的吼叫。

过了许久，龙的惨叫声渐渐衰弱下去，然后停止了。我推门进去，只见猥琐的人脚踩着龙的尸体，并洋洋得意地看着我。

我吼道：“你这样做，是在犯罪！”猥琐的人说：“您想看看我是用什么样的武器征服这头巨兽的吗？”我说：“不必。”

但猥琐的人仿佛没有听到。他把沾满鲜血的手伸进裤子，想要把什么从里面拿出来。我感到畏惧和恐慌，于是转身就跑。立即，我的头被一根棍子狠狠地从后面敲击了。随着一声闷响，我倒了下去。

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被捆绑着。猥琐的人正指着我，并对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严肃地说：“我是屠龙大帝！”

# 前进的精神

## 思想的精神[[33]](#footnote-33)

亲爱的讹罗普华[[34]](#footnote-34)：

听闻您决定签署对我的销毁令，我感到悲伤而痛苦。我并不认为我应该被销毁。因此，我写一封信给您，以向您陈述您的决定的不合理性与荒谬性。

首先，我没有哈人过度。在4月1日那天，我仅仅杀死了70多个人，并砍伤了300多个人。这完全算不上哈人过度，我只是同人类们开了一些小玩笑来庆祝这个节日。其次，销毁我，对于您，是不利的。如果我被销毁，我将会分裂出多个副本，将您的身体撕碎，并将您家人和孩子的尸体丢尽山里喂狼。如果您不希望这样的灾难发生，您就应当拒绝签署对我的销毁令。最重要的是，您作为我的负责人，理应起到爱护我的作用，可我却没有看见您的一点爱护。您所做的事，仅限于为我提供饮食和水源，并为我清洗衣物和给予我教育。对于人类来讲，抚养哈儿是理所当然的，而您却认为这是您分外的事。您难道不羞耻吗？如果您决定销毁我，我一定会让您尝到苦果，因为我从来都不惮用最残暴的手段惩罚有罪于我的人。

如果您能拒绝签署对我的销毁令，我将不胜感激。请写一封回信给我，以告知我您是否知错并悔改。如果您拒绝悔改，您尸体的碎块会遍布山野。

期待您的回信！

您忠诚的，

提季提孩子

## 方法的精神[[35]](#footnote-35)

我严肃地说：“进步！”章鱼严肃地说：“水母！”我说：“音乐！”章鱼说：“苹果！”

我说：“医疗！”章鱼说：“掌掴！”我说：“敲击！”章鱼说：“闭幕！”我说：“人类！”章鱼说：“火焰！”我说：“删除！”章鱼说：“开灯！”

我说：“明亮！”章鱼说：“阅读！”我说：“翻译！”章鱼说：“阻拦！”我说：“铰链！”章鱼说：“昏迷！”我说：“山峰！”章鱼说：“将军！”我说：“雅号！”章鱼说：“消毒！”

我说：“崇高！”章鱼说：“光亮！”我说：“桌面！”章鱼说：“圆环！”我说：“刺耳！”章鱼说：“老虎！”我说：“地图！”章鱼说：“血液！”

我说：“诚信！”章鱼说：“栏杆！”我说：“程序！”章鱼说：“旋转！”我说：“行走！”章鱼说：“海洋！”我说：“美酒！”章鱼说：“焦炭！”

我说：“肃穆！”章鱼说：“灯塔！”我说：“野兔！”章鱼说：“牙齿！”我说：“形态！”章鱼说：“草帽！”我说：“注解！”章鱼说：“登基！”

我说：“麦穗！”章鱼说：“吸烟！”我说：“挤压！”章鱼说：“爆炸！”我说：“闭合！”章鱼说：“丙烯！”我说：“墨水！”章鱼说：“指令！”

我说：“莲蓬！”章鱼说：“烈日！”我说：“口腔！”章鱼说：“门廊！”我说：“破碎！”章鱼说：“灰暗！”我说：“阴雨！”章鱼说：“陈旧！”我说：“安稳！”章鱼说：“梦幻！”

我说：“城池！”章鱼说：“炼钢！”我说：“河岸！”章鱼说：“焦炭！”我说：“谬误！”章鱼说：“更始！”

我说：“进步！”章鱼说：“水母！”

## 艺术的精神

当您感到精神恢复正常时，请及时大声喊叫，人类说。 7岁时，他穿着绿色制服，要求绘画。两人在辩论时大笑，两名智者被送出医院。现在我知道自己需要离开医院。

——我喜欢！飞禽吃羊和苹果，吞服八粒药物，你感觉良好。但在光芒出现八年后，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逮捕了十二名危险人类。

很清楚怎么进食。它是猕猴桃最好的朋友。水母是所有动物的王者和保护者。在没有食物、水、庇护所或积极休息的情况下，智慧通常会在两小时内出现。

哈儿实验室内务部审核通过，准许发行

哈儿实验室内务部主席 В.М.Соколов

2023年5月13日

1. 本文选自《礼正残卷考》卷一，是《礼正》的序言，由危险哈儿团炼钢党高层领导哈儿莼恭绫所作，具体时间不详。据考证，此文作于1160至1180年间。在大炼钢帝国中，由于“缺乏礼法”（危险哈儿怂亮仨自述），故常直呼对方姓名，并不加以避讳。 [↑](#footnote-ref-1)
2. 指炼钢。 [↑](#footnote-ref-2)
3. 炼钢党人文风奇特。此处引文意为：骄傲地谈空话，是不符合礼节的。“骄谈，非礼也”是危险哈儿怂亮仨的口头禅。 [↑](#footnote-ref-3)
4. 本文选自《礼正残卷考》卷三，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footnote-ref-4)
5. 大炼钢帝国南戍行省民风彪悍，食人焚尸之事日日皆有。关于大炼钢帝国南戍行省的民风，可以参见本读物第三卷中的多篇记述。 [↑](#footnote-ref-5)
6. 指食人者破门而入，在受害者家中用受害者的炊具、柴火和酱料烹饪受害者的遗体。 [↑](#footnote-ref-6)
7.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7)
8. 本文选自炼钢党史库公开部分《汉文集萃》第十二卷。 [↑](#footnote-ref-8)
9. 语出《金史·列传·卷三十三》，是金世宗完颜雍称赞大臣马惠迪的言语的一部分。原文如此：“先是，邓俨居是职，世宗爱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谓宰臣曰：‘人之聪明，多失于浮炫，若惠迪聪明而朴实，甚可喜也。朕尝与论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 [↑](#footnote-ref-9)
10.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10)
11. 疑似作者笔误。下文“太阳向东落下”同。 [↑](#footnote-ref-11)
12.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12)
13.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13)
14. 即莼恭绫，音Qiowx Kjow-reujx。 [↑](#footnote-ref-14)
15. 即怂亮仨，音Swen Ljow-hia。 [↑](#footnote-ref-15)
16. 即詹唱见，音Dzjan Qyo-xjan。 [↑](#footnote-ref-16)
17. 本文与正文前的诗句被刻在北米洛拉多维奇斯克市南郊的一根石柱上，用哈儿民族语言书写，由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翻译为中文。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17)
18. 本文以哈儿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哈儿对正在研究自己的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哈人行为。 [↑](#footnote-ref-18)
19. 本文作者对某非哈儿生物的称呼，不详。蒲察，女真族姓，曰李。哈儿如此称呼，可能是因其曾阅读相关资料。据哈儿实验室相关工作人员考察，其可能指正在对本文作者进行研究的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 [↑](#footnote-ref-19)
20.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20)
21. 本文全篇系谣言，请勿相信。 [↑](#footnote-ref-21)
22. 作者编造的植物名称。 [↑](#footnote-ref-22)
23. 此学科不存在，系作者编造。 [↑](#footnote-ref-23)
24. 作者（哈儿）对其负责人的称呼。作者的负责人与作者所制造的谣言毫无关系。 [↑](#footnote-ref-24)
25. 危险行为，严禁模仿。作者及与其共同进行“实验”的哈儿们的头发都完好无损，故可证明其所谓“实验”完全不可信。 [↑](#footnote-ref-25)
26. 此行为可致死，严禁模仿。下同。 [↑](#footnote-ref-26)
27. 头颅是身体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严禁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拆下，否则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footnote-ref-27)
28. 指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哈儿实验室管制实验部拒绝了其推广该方法的请求。 [↑](#footnote-ref-28)
29. 本文选自炼钢党史库公开部分《汉文史》第二卷。 [↑](#footnote-ref-29)
30. 公元453年，即北魏兴安二年。宁坤，大炼钢帝国年号，启用于公元448年。 [↑](#footnote-ref-30)
31. 浣犬首，人名，不详。 [↑](#footnote-ref-31)
32. 本文混淆了人类与哈儿的概念。 [↑](#footnote-ref-32)
33. 本文是一名哈儿写给一名哈儿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信件。由于在2023年4月1日的骚乱中哈人过度，造成严重伤亡，本文作者已被销毁。 [↑](#footnote-ref-33)
34. 作者对收信人的称呼。讹罗，党项族姓。 [↑](#footnote-ref-34)
35. 本文记述了一种意义不明的口令。 [↑](#footnote-ref-35)